

“要做地上的盐、世上的光。”叶叔华很推崇这句话。她说:“学天文,我可以看到一个如此广袤的世界,身边一点小小的不如意,就不值一提了。”她觉得自己只是尽力做好了分内的事情。

## 叶叔华:地上的盐,世上的光

■本报记者 郝俊

在我们头顶的宇宙苍穹间,有颗独一无二的行星以一位中国女性的名字来命名。浩瀚星海是她事业的领地,她却从未刻意观察过那颗跟自己同名同性的星星。

仅此一点,就足以唤起人们对她的关注。然而更鲜有人知道,我们每日与之相伴的北京时间,也是在她的主持下用了6年的时间才确立起来。

她,就是我国著名天文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叔华。有如一朵艳丽的玫瑰,她的生命在天文事业中绽放。

### 用天文承载浪漫

1927年,叶叔华在广州出生,9岁时随父母到香港生活。青年时代,她是个钟爱于浪漫文字的“文学少女”,高中毕业报考大学一心想读古文专业。

“当时在香港,很多时髦女孩都去学英语或者医学,我觉得古文那么美,为什么大家都不读呢?我就要做些大家都不肯做的事。”叶叔华的想法被父亲否定了,理由是“学文学将来恐怕饭都吃不到”。

父亲建议叶叔华学医,但她从小就怕看见血,坚决不肯。父女两人再三商议,找到了折中的平衡点——进入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

“这个系既有数学,也有天文。我感觉天文更加浪漫,因为宇宙本来就浪漫。”由此,叶叔华与她钟爱一生的天文学结缘,并与志趣相投的同窗程极泰结为知己,后来成为终身伴侣。

1949年6月,叶叔华大学毕业时正值广州解放前夕,难以谋职。她与程极泰一起返回香港,双双任教于叶叔华曾经就读的初中,同年结为连理。

尽管有了安稳的工作,但一心想做学问的夫妻二人,在当时的香港找不到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于是很快又回到内地。1951年,程极泰经人介绍前往复旦大学数学系任教,二人辗转至上海。

在上海安顿好之后,叶叔华敲响了上海徐家汇观象台的大门,希望得到一份工作机会。

当时,写过不少文章的程极泰在天文学界已经小有名气,观象台的人见到前来求职的是他爱人,心里不免嘀咕:“为什么不是程先生来,而是要请他夫人来呢?”

吃了闭门羹,叶叔华并不服气。当时的徐家汇观象台隶属紫金山天文台,叶叔华提笔致信当

叶叔华 1927年6月21日出生于广州,祖籍广东顺德,著名天文学家。194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1951年进入紫金山天文台徐家汇观象台工作。1978年起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研究员;1981年至1993年任该台台长。曾担任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等职。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负责建立和发展了我国世界时综合系统,保持国际先进水平,并长期从事天体测量和天文地球动力学研究。



时的台长、著名天文学家张钰哲,列举自己能够胜任的理由。

这种大胆和冲劲,加之书信中透露出来的才能,叶叔华最终在张钰哲的帮助下如愿以偿。在此之前,徐家汇观象台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女性研究员。

### “为女台长干杯”

徐家汇天文台由法国人设立,自1914年起就参与世界时综合系统的测定工作,后与上海佘山观象台合并建立上海天文台。

世界时,就是全世界统一使用的时间。天文授时,则是以地球的自转运动为基准,通过天文台的观测而得到的标准时间系统。走进天文台,叶叔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看星星。

浩瀚星空,仰望苍穹,听上去的确有些浪漫色彩。但叶叔华很快就感受到,天文学工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浪漫。

“干不了多久,你就知道这个工作的确很枯燥。”叶叔华手里的设备,是法国人在19世纪30年代购置的,早已破旧不堪。仿佛时空穿越,她就像古时的占星家一样,透过天文望远镜,记录下星星掠过镜面的时间。

“一点都不浪漫,而且非常呆板。有一点疏忽,数据就相差很多,自己看着都遗憾。”每次回忆起看星星的那些日子,叶叔华总是会心一笑。

条件落后,人力不足,使得当时我国测量时间的精确度处于全世界倒数水平。日常生活中,计时相差分秒似乎并无大碍,但在国防、测绘等尖端领域,计时精确度要求达到千分之一甚至更小的误差。

“一旦你知道自己工作的价值,便是不浪漫的事情,同样也会全身心地投入。”叶叔华对这份枯燥的工作,开始倾注极大的热情。

1957年,我国提出建立自己的世界时综合系统,叶叔华受命担任项目负责人。经过两年多的人力、设备和技术筹备,系统于1959年投入使用。到了1963年,精确度跃居世界第二位。1965年,我国结束了采用别国精确时间讯号的历史,“北京时间”自此沿用至今。

紧接着,“文革”让我国刚有起色的天文学工作再度陷入瘫痪,叶叔华与大批同行一起被关进牛棚。

走出牛棚,叶叔华恢复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图书馆查阅国际天文学界的最新进展。“当时看到,国外采用射电望远镜,用全新的方法把时间测量精度提高了几十倍。”她内心受到极大震动,“难道我们好不容易赶上的国际水平,又要掉下去了吗?”

当年求职时那个大胆的叶叔华又回来了。她直接找到当时的电子工业部,硬着头皮问一位处长,能不能在上海天文台建造一个25米口径的射电天文望远镜。

“不行。”坐在办公桌前的处长斩钉截铁,连连摇头,让她赶紧离开。

叶叔华没有办法却执意不肯放弃,她就那样站在办公桌旁边,15分钟里双方一言不发。这段经历,曾被媒体形容为她一生中“最为尴尬的15分钟”。

“我想,我牛棚都进去过了,还怕什么呢?”在叶叔华的坚持下,她见到了当时的电子工业部部长,并且最终谈妥了射电望远镜的建造。在徐家汇观象台,当时国内最大的25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在她的坚持和努力下竖立起来。

1981年,叶叔华出任上海天文台台长,成为迄今为止中国天文史上唯一的一位女台长。她开始致力于先进水平天文仪器和技术手段的建立,进行更为精确的观测。

随着改革开放起步,叶叔华意识到,天文观测必须与国内外同行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第一次出国,她率团赴法访问,在最后的送别宴会上,法国科学家举杯说:“为女台长干杯。”

在以男性为主体的天文研究领域,叶叔华赢得了特别的尊重和赞赏。“我当时年轻气盛,说50年后男台长和女台长会一样多,不用专门为女台长干杯了。”她后来觉得,自己这句话也许还是说早了。

### 闪耀星空

随着观测精度的极大提高,天文台的作用不再局限于时间测定,还可以观测地球板块运动、海平面变化,形成了一个崭新的分支学科——天文地球动力学。

担任台长后,叶叔华引导上海天文台的科研工作向新技术领域转型,天文地球动力学是她极为看重的方向。积极推进发展甚长基线干涉测距、人造卫星激光测距等空间技术,她成为我国天文地球动力学的开拓者,致力于现代地壳运动与地球动力学研究。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科委提出遴选10个科研项目作为“国家攀登项目”,给予重点支持。叶叔华偶然间了解到这个支持计划,却被告知已经太晚了,入选项目已基本敲定。

“我拿着项目章程一看,立即火冒三丈。”叶叔华觉得,她领衔的天文地球动力学明明应该占有一席之地,为什么没有机会?

一直以来,正是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气质,造就了叶叔华那“铁娘子”般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作风,她不会轻言放弃。

叶叔华立马调动起中国科学院、国家地震局、国家测绘局、总参测绘局共四大部门的同行,在极为紧迫的时间内商议提出申请。

“结果,事情就办成了。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把各个部门的科研资源集中起来协调合作,一起为国家做件大事。”再一次,叶叔华雷厉风行的性格发挥了巨大作用。

由此,名为“现代地壳运动与地球动力学研究”的国家攀登项目自1991年开始启动,历经10年,云集了四大部门的100多位科研人员,包括30多位教授级专家。叶叔华毫无争议地出任该项目首席科学家。

随着项目研究的深入,叶叔华意识到,光靠中国科学家自己的工作远远不够,必须扩展到国际范围内,得到国际学术团体的支持。

为此,1995年7月,叶叔华准备起程前往美国参加“国际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联合会(IUGG)第21届年会”,出发前几天,老伴程极泰摔断了股骨,接受手术治疗。

“这个大会四年举办一次,如果不去,只能再等四年。我觉得自己实在等不了。”叶叔华伏在老伴身旁问:“我可以去吗?”

“没什么,你去吧。”程极泰后来说,其实他知道自己病情还是很严重的。

第二天,叶叔华搭上了飞往美国的班机。正是这次会议,叶叔华领衔的亚太地区空间地球动力学研究计划获得了各国同行的支持,被列入会议正式决议,成为首次由中国天文学家领衔的国际合作计划。

多年后,老伴程极泰因琐事与叶叔华拌嘴,不经意间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却不在我身边。”每次想起这句话,叶叔华的心里总是满满的愧疚。

为了表彰叶叔华对我国天文事业作出的贡献,1994年,紫金山天文台将一颗新发现的小行星命名为“叶叔华星”。如今,年过八旬的她依然活跃在钟爱的天文领域,她积极参与推动的65米口径大型射电望远镜系统项目已经建成,将在未来的“嫦娥三号”、火星探测器等空间探测工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讲起自己的贡献和成就,叶叔华却总是轻描淡写,她说自己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个“跑龙套”的。

“要做地上的盐、世上的光。”叶叔华很推崇这句话。她说:“学天文,我可以看到一个如此广袤的世界,身边一点小小的不如意,就不值一提了。”她觉得自己只是尽力做好了分内的事情。

### Senior 先生

之前被疯传已经去世的李叔近期在台湾某综艺节目现身,除了辟谣“被死亡”的谣传之外,他还宣布了自己成立基金会的计划。苦于启动资金不足,李叔决定将自己手中一幅弘一法师出家前的作品送拍。节目现场李叔展示了这幅作品——一位绿衣女子正在作画,左手执笔,右手执调色盘。李叔介绍说这是李叔同早期的油画创作,画中的女子是他留学日本期间的女友。

李叔并没有透露这幅作品的来源,有艺术收藏人士表示该幅作品目测保存相当完整,如果能证实确为李叔同作品,将会是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美术馆藏《自画像》、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半裸女像》之后的第三幅公开著作。

该如何给李叔同下一个称谓呢?他是“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大师,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于一身;他是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最杰出的高僧,在国际上声誉甚高。而在成为大师和高僧之前,这位出身富庶的公子哥又是一位处处留情的风流才子。他师从蔡元培,并跟随其离开南洋公学以抗议学校禁止阅读部分报纸、杂志。

1905年李叔同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美术学校攻油画,同时学习音乐,并与留日的曾孝谷、欧阳予倩、谢抗白等创办“春柳剧社”,演出话剧《茶花女》、《黑奴吁天录》、《新蝶梦》等,是中国话剧运动创始人之一。

日本东京美术学校是现在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的前身。在校期间李叔同曾两次参加由日本知名画家黑田清辉主持的作品展。作为日本的全国美展,该展览的专业水平相当高。而李叔同两次受邀参展,并且有多幅作品入选,为中国第一人。

但遗憾的是,这样一位绘画天才,留世的作品却非常少。当时日本东京美术学校的传统是学生毕业前要画一幅自画像留给母校,而李叔同的这幅《自画像》成了他几十年来唯一的留世作品。在许多美术专业书籍中,李叔同的作品配图有一幅名为《半裸女像》,但始终没有人寻到过这幅画的下落。

2011年,中央美术学院准备举办民国主题书画展览,这样的主题不能缺少李叔同的作品。除了从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借展《自画像》之外,中央美术学院馆长王璜生特意嘱咐馆员们再仔细筛查一遍库房,因为有老先生记得自己在学校里见过《半裸女像》,并且还用它的照片做成幻灯片给学生上过课,说这幅画一定在



学校的某个角落。

大规模整理库房时工作人员果然发现了一幅油画,画中一个裸体的女人躺在椅子上,双目微阖,神态安静,肩颈处肌肉线条略微紧绷,更显美好。非常可惜的是画面有多处明显折痕,显得黯淡残破。大家看着这幅画都觉着眼熟,但都不敢相信李叔同的名作《半裸女像》竟然在美术馆的库房里沉睡了半个世纪。残破的油画被放在外国油画部分,画框背面有标签,作者和年代栏都是空的。账本上也并没有这幅画的记录,只在画的背面用白色的笔写着大大的编号“2011-甲”。

经多方检测为这幅画验证正身之后,关于画中女子为何人的各种猜测纷纷展开。但这就像人们花了几个世纪来考证“蒙娜丽莎”是否确有其人一样,虽然许多人说李叔同画中的女子是他的日本妻子,但并没有决定性的证据。当时油画在日本也属于新潮事物,很少有人会接受裸体模特,更别说是个女子裸体给男画家作画。画面背景环境看起来十分私密,看起来李叔同与画中女子的关系非同一般,而这也作为画中女子为李叔同妻子的佐证。



▲李叔同近期公布的李叔同画作  
►李叔同作品两幅

展览最终定名为“芳草长亭”,修复后的《半裸女像》悬挂在展行的正中。在柔和灯光的照射下,虽然91cm×116.5cm的画幅并不大,但画中女子手部的细腻线条清晰可见。创作者在绘画时投入的感情可见一斑。

李叔同的日本妻子名字目前并没有统一的说法,有人称其为“诚子”,也有人称其为“福基”。李叔同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西洋绘画,注重写



实,进行人体写生练习是一门必修课,但寻找裸体绘画模特十分困难。此时他无意中看到了给他送饭的房东女儿福基,才意识到原来自己要找的最佳模特就在身旁。

福基答应了他的请求,而最终女模特和男画师日久生情。1911年,李叔同从东京美术学校毕业后带着福基一起回国,安排福基在上海海仑路居住。他先是在天津直隶模范工业学堂任图画老师,后任教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每周周末回上海一趟,跟福基团聚,然后于星期日下午返杭州。虽一直辛苦奔波,但他却从来没有向学校请假,也没有让福基苦等家中。

好友兼同事夏丏尊也知道他的这个习惯,也正是因为这样,李叔同初行断食之时他并未意识到。1916年的一天,夏丏尊在一本日本杂志上看

到名为《断食的修养方法》的文章,文章将断食称为“更新”身心的修养方法,指出自古宗教上的杰出人物,如释迦、耶稣等都曾实行断食修炼。还说断食可以改过恶德,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并且又列出了实行断食过程中的种种注意事项和方法,继而介绍了一本专讲断食的参考书。

夏丏尊没有想到的是李叔同竟然将这段对话记在了心里。李叔同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写道:“我于日本杂志上,看到有说关于断食的方法的,谓断食可治疗各种疾病。当时我就起了一种好奇心,想来断食一下,因为我那个时候患有神经衰弱症,若实行断食后,或者可以痊愈,亦未可知。”

但他并不想太过招摇惹人阻碍,因此也并没有通知夏丏尊。学校放年假的时候,他便前往杭州虎跑寺开始断食。从1916年12月25日到1917年1月11日共断食18天。开学之后两周夏丏尊见到了双颊凹陷的李叔同,才反应过来原来他跑去断食了。

在虎跑寺,李叔同虽不进食物,但书法的笔力非但未减,反而愈加苍劲流畅。心境安稳,甚至文思都比平时来得活跃。他自己形容这种感受说:“心地非常清,感觉非常灵,能听人所不能听,悟人所不能悟。”

也正是在这段日子里,李叔同取定了“弘一”法号。他开始茹素念经,在家中供奉佛像。始作俑者夏丏尊不想自己一时妄言竟将自己的好友引向空门,在即将失去朋友的刺激之下,他说:“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

只是他不知道的是,李叔同其实已经在心里作了这样的打算。1918年农历七月十三,李叔同告别了任教六年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正式出家为僧。他将平日所用物品和书籍作品等分赠友人、学生。出家前的一个晚上,李叔同写完年初答应姜丹书的母亲碑文——《姜母强太夫人墓志铭》,落款“大慈演音书”。写完后他将毛笔折断,自此不回红尘事。

与许多因郁郁不得志而入空门的艺术家不同,弘一的修行艰苦且专注。他拒绝一切求字求画请求,不见客不开讲,粗茶淡饭且过午不食,严格按照戒律修行。曾经的风流才子成为佛门的弘一法师。

据说李叔同出家之后福基便回到了日本,自此杳无音讯。传言她生有一儿一女,不知《半裸女像》此次展览之后,会不会有新的后人归宗认祖。